

唐《西域图志》及相关问题考[※]

◎ 刘全波

【摘要】唐高宗显庆三年平定西域，遣使者董寄生考察西域之山川地理、风俗民情，而后令许敬宗等据之编纂成《西域图志》六十卷，《西域图志》是唐高宗经营西域的产物，更是西域诸国归附唐朝的见证；龙朔元年唐高宗派遣王名远出使吐火罗，王名远新撰《西域图记》，则是唐王朝对新归附的吐火罗地区的考察记录。

【关键词】西域图志；西域图记；唐高宗；康国；吐火罗

【中图分类号】K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1)05-0093-6

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对边疆的经营与管理，西域作为战略要地更为历代王朝所重视。隋开皇九年（589）隋王朝重新统一全国，结束了五胡十六国至南北朝时代的分裂与割据，在完成中原的统一与安定之后，隋王朝有了更多的精力去经营边疆，炀帝即位之后即命令裴矩掌管西域通商事务，裴矩在张掖主持互市的时候感觉到有必要加强对西域的了解与认识，经过多方采访，最终裴矩据他的所见所闻撰成《西域图记》三卷，记载了西域44个国家的山川地理等情况，并在地图上对道路里程、要害之地做了详细的标识。

《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载：“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1〕}《旧唐书》

卷六十三《裴矩传》载：“大业初，西域诸蕃款张掖塞与中国互市，炀帝遣矩监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欲吞并夷狄，乃访西域风俗及山川险易、君长姓族、物产服章，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2〕}裴矩在为其书作序时，更加详细的介绍了《西域图记》的写作缘由，以及西域诸地的山川地理、道路物产，这里要说明的是，裴矩为了更加直观的表现西域，在文字叙述之外，更采用画图的方式介绍西域诸国、诸部落。《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载：“臣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从西顷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谅由富商大贾，周游经涉，故诸国之事，罔不遍知。”^{〔3〕}

裴矩把《西域图记》献给了隋炀帝，隋炀帝见后十分的高兴，对裴矩大加赏赐，并且经常把裴矩

※ 本文为兰州大学交叉学科青年创新研究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LZUJC200930），教育部2010年“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全波，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生，日本九州大学人文科学府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甘肃 兰州 730020。

请来询问西域之事。裴矩给隋炀帝介绍西域地理，言西域物产丰富，多珍奇异宝，并言吐谷浑阻断诸国朝觐之路，于是隋炀帝决心巡视张掖，西征吐谷浑，开通西域之路。《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载：“帝大悦，赐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亲问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诸宝物，吐谷浑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将通西域，四夷经略，咸以委之。”

^[4]《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史臣曰载：“炀帝规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吾、且末，而关右暨于流沙，骚然无聊生矣。”^[5]1859虽然《隋书》的编纂者魏征对于裴矩进《西域图记》引诱隋炀帝西巡之事十分不满，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裴矩所撰之《西域图记》虽然仅仅三卷，且是其采访众人，凭口耳相传得到的情况，却着实令隋炀帝大感新奇，以荡其心即是明证，可见当时的人们对西域的情况是了解不多的，对西域充满了无限的神秘感，《西域图记》则满足了人们的这种需求，将一个新的世界展现在当时人们面前，可惜的是，裴矩的《西域图记》亡佚了，目前能见到的就唯有只言片语了。

二

隋末短暂的战乱之后，唐王朝重新统一天下，经过唐太宗多年的经营，至唐高宗显庆三年（658）终于平定了西域，平定西域之后，唐高宗李治令使者巡行西域，访其风俗物产，山川地理，古今建置，画图以闻，而后敕令许敬宗以之为据编纂《西域图志》，今天看来，这部《西域图志》极有可能就是裴矩《西域图记》的扩展版。这个依据实地考察撰成的60卷《西域图志》该是多么珍贵，他对于当时西域诸国、诸部落的记载该是多么的博瞻，必是我们研究隋唐时代西域历史、地理的瑰宝。但是，学术界对于此60卷《西域图志》却并没有过多的关注，或许是因为它的亡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而关于此60卷本《西域图志》的记载却不时在诸史书中出现，虽然是凌乱而散碎的记载，但是对于我们了解唐初尤其是高宗时期的西域局势还是有些帮助的，所以我们对它及其时代进行一些

必要的考索，以还原那个时代。

唐王朝建国伊始就受到北方突厥的巨大威胁，但是幸运的是随后不久，东、西突厥之间爆发了全面的战争，颉利可汗全力西顾，从而使得唐朝北方的军事压力有所缓和。唐太宗即位之后，周边的环境变得越来越有利于唐朝，东突厥颉利可汗在对西突厥的战争中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实力也大大消耗，加之灾荒，国内开始出现动乱，东突厥国势开始由盛转衰。到贞观三年（629）冬，唐太宗以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北击突厥，到贞观四年春，唐王朝终于大败东突厥，把北方的大敌颉利可汗生擒活捉。《旧唐书》卷三《太宗下》载“贞观四年春，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大破突厥”；“三月庚辰，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生擒颉利可汗献于京师”^[6]。伴随着东突厥的覆灭，西突厥国内也出现了内乱，统叶护可汗遇刺身亡，各部首领之间相互攻杀，雄霸西域的西突厥汗国也衰弱下来。西域本来主要处于东、西突厥的控制之下，随着东突厥的覆灭，西突厥的衰弱，唐王朝对西域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吐火罗、康国、安国、波斯、疏勒、于阗、焉耆、高昌等西域诸国开始向唐王朝靠拢。

贞观十三年（639），西突厥挟制高昌王麹文泰公然向唐王朝挑战，高昌本是汉晋戍边汉人将士的遗黎，素来奉行与中原朝廷友好相处的传统国策，然在西突厥的挟制之下开始与唐王朝敌对起来，唐王朝当然不能容忍，于是唐太宗令侯君集为主帅出兵高昌。《旧唐书》卷三《太宗下》：“十三年，十二月丁丑，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帅师伐高昌。”^[7]“十四年，八月，癸巳，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九月癸卯，曲赦西州大辟罪。乙卯，于西州置安西都护府。”^[8]在此次出征胜利的基础上，唐王朝在高昌置西州，并且设立安西都护府。《册府元龟》记载：

“十四年九月，置安西都护府，居交河城。”^[9]唐王朝进军高昌和安西都护府、西州的设置是揭开了同西突厥全面冲突的序幕，但是两国之间的直接

冲突还没有展开。到了贞观二十一年(647),唐王朝再次出兵龟兹。《旧唐书》卷三《太宗下》:“贞观二十一年,十二月戊寅,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司农卿杨弘礼为管山道行军大总管,以伐龟兹。”^[10]到了贞观二十二年冬,昆山道总管阿史那社尔降处密、处月,破龟兹五十城,龟兹平,西域震骇,唐王朝在龟兹故地置瑶池都督府,隶属于安西都护府。经过此次出征,唐朝最终平定龟兹,败西突厥,但是终太宗贞观之世,唐王朝对于西域的经营还是仅仅在西域的东部地区,甚至更多的时候唐王朝可以有效控制的地区仅仅是西州、伊州、庭州而已,可见终太宗世对于西域的经营还只是开了一个头而已,唐王朝在西域诸国中的影响还没有绝对的超过西突厥,当唐朝大军撤退之时,正是西突厥卷土重来之时。

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崩唐高宗即位,永徽元年(650),得知唐太宗驾崩消息的西突厥降将阿史那贺鲁自称可汗,控制西域,开始与唐王朝对立起来。唐高宗则分别在永徽二年(651)、永徽六年(655)、显庆二年(657)组织了三次大的出征,征讨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经营西域。《旧唐书》卷四《高宗上》:“永徽二年,秋七月丁未,贺鲁寇陷金岭城、蒲类县,遣武候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总管以讨之。”^[11]“永徽六年,夏五月癸未,命左屯卫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等五将军帅师出葱山道以讨贺鲁。”^[12]“显庆二年,春正月,命右屯卫将军苏定方等四将军为伊丽道将军,帅师以讨贺鲁。”^[13]“显庆三年,苏定方攻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贺鲁及啞运、阙啜。贺鲁走石国,副将萧嗣业追擒之,收其人畜前后四十余万。甲寅,西域平,以其地置蒙池、昆陵二都护府。复于龟兹国置安西都护府,以高昌故地为西州。”^[14]经过三次出征,到显庆三年,苏定方最终完成了对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征讨,西域平,置蒙池、昆陵二都护府,并于龟兹国置安西大都护府,管辖西域诸地^[15]。自唐太宗开始经营西域,至唐高宗显庆三年,唐王朝才真正的全面的控制了西域大部分地

区,才彻底扭转了对西域影响力不及西突厥的局面。可以说,唐高宗在位的前期是唐朝经营西域、武功盛世臻于顶峰的辉煌时期,其设置安西大都护府,置安西四镇守军,葱岭东西尽入版图,诸国诸部悉列置为唐之羁縻州府,唐之国界已推展至乌浒水域^[16]。

《唐会要》卷七十三《安西都护府》条记载了唐王朝对西域的经营过程:“贞观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侯君集平高昌国,于西州置安西都护府,治交河城。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内附,置于庭州。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置瑶池都督府,安西都护府,以贺鲁为都督。至永徽二年正月二十五日,贺鲁以府叛,自称钵罗可汗,据有西域之地,至四年三月十三日,废瑶池都督府。显庆二年十一月,伊西道行军总管苏定方,大破贺鲁于金牙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至三年五月二日,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国,旧安西复为西州都督,以曲智湛为之,以统高昌故地。”^[17]经过这一系列军事征战,唐王朝才逐步击溃了西突厥,加上原先依附于西突厥的西域诸国、诸部落咸请内附,才有了唐高宗派遣使者巡行诸国,安抚诸部,设置州县,考察西域之山川地理、风俗民情,并编纂《西域图志》等活动。

三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西域上》载:“西域平。帝遣使者分行诸国风俗物产,诏许敬宗与史官撰《西域图志》。”^[18]《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二》又载:“《西域国志》六十卷。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诏史官撰次,许敬宗领之,显庆三年上。”^[19]《通志·艺文略第四》载《西域国志》六十卷^[20]。《新唐书·艺文志》与《通志·艺文略第四》所载皆为《西域国志》,但是诸史书更多的是记载为《西域图志》。如《旧唐书》卷八十二《许敬宗传》载:“然自贞观已来,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晋书》、《东殿新书》、《西域图志》、《文思博要》、《文馆词林》、《累璧》、《瑶山玉彩》、《姓氏录》、《新礼》,皆

总知其事，前后赏赉，不可胜纪。”^[21]《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三上《奸臣上·许敬宗传》载：“然自贞观后，论次诸书，自晋尽隋，及《东殿新书》、《西域图志》、《姓氏录》、《新礼》等数十种，皆敬宗总知之，赏赉不胜纪。”^[22]

《唐会要》对于《西域图志》的记载更加详细。《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载：“（显庆三年）其年五月九日，以西域平，遣使分往康国及吐火罗等国，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画图以进。令史官撰《西域图志》六十卷。许敬宗监领之，书成，学者称其博焉。”^[23]使者画图以进，唐高宗诏令许敬宗并诸史官以之撰修《西域图志》，画图以进清楚地告诉我们其编纂的具体情况，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此六十卷的西域著作，应该是叫做《西域图志》的。《西域图志》的撰修是在唐王朝实际控制西域之后进行的，并且其材料来自于诸使者的实地考察，其真实性、全面性、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相对于裴矩根据口耳相传所得到的信息自然要丰富很多。《唐会要》卷七十三《安西都护府》亦载：

“西域既平，遣使分往康国及吐火罗国，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画图以进，因令史官撰《西域图志》六十卷，敬宗监领之，书成，学者称其该博焉。”^[24]《册府元龟》卷五百六十《国史部七·地理》：“许敬宗，为中书令。显庆三年五月，帝以西域尽平，遣使分往康国及吐火罗等国，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画图以进，因命史官撰《西域图志》六十卷，敬宗监领之，书成，学者称其该博焉。”^[25]《唐会要》、《册府元龟》更记载到书成之时，学者称其该博，从当时人的评价，我们看到了《西域图志》的编撰质量是不容置疑的。

唐朝在西域设立州府，从地域上可以分为四个地区，即塔里木盆地诸国、阿尔泰山以西的西突厥部落、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地区、阿姆河以南地区。塔里木盆地和西突厥十姓地区属于安西大都护府直接统治地区，有唐朝戍兵驻防，而葱岭以西的河中地区和阿姆河以南地区则属于羁縻州府统治地区。以上诸书所言之唐高宗遣使分往诸国，《新唐书》言“分往康国、吐火罗”，此处康国与吐火罗是并列关系；《唐会要》、《册府元龟》

则言“分往康国及吐火罗等国”，而此处康国的重要性是明显高于吐火罗等国的，虽然不同的记载只是细微的不同，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了区别，也就是说，显庆三年高宗遣使西域的重点地区是康国为首的昭武九姓诸国。显庆三年编成的《西域图志》的范围显然并不仅仅包括康国、吐火罗，其重点自然要在西州、焉耆、龟兹、于阗、疏勒等更靠近中原的四镇，而为何在唐高宗遣使西域的时候只言康国及吐火罗呢？我们认为这或许正是康国、吐火罗的特殊之处，如上文所说，河中地区和阿姆河以南地区是属于的羁縻统治地区，而如此远的边疆地区，他们的山川地理、民族风俗对于唐朝人来说应该是不熟悉的，所以在遣使的时候要着重说明一下，并且这是新归附地区，或者是曾经对西突厥作战时期的中立国地区，如今他们在西突厥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表示归顺，自然要派遣使者前去安抚。而对于已经实际占领且有效控制的塔里木盆地、阿尔泰山以西地区，则可以直接下令由各地驻军上报情况。河中地区和阿姆河以南地区诸国是迫于各种压力的归附唐朝的，其归附初期的摇摆性较大，且此地还没有中原驻军及派遣官员，所以需要遣使宣传诏令，置州县，并考察风俗民情、古今废置，画图以闻。

对于唐高宗所派遣之人究竟是谁呢？《唐会要》卷九十九《康国》：“永徽中，其国频遣使告为大食所攻，兼征赋税。显庆三年，高宗遣果毅董寄生列其所居城为康居都督府，仍以其王拂呼缛为都督。”^[26]《唐会要》卷九十九《史国》：“显庆三年，遣果毅董寄生列其所治为陆沙州，以其王昭武失阿曷为刺史。”^[27]很显然此董寄生就是唐高宗显庆三年派往康国等国的使者之一（按理说应该还有别的使者，目前仅得见此一人）。《新唐书》卷四十九上《百官志》：“每府折冲都尉一人，上府正四品上，中府从四品下，下府正五品下。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上府从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正六品下。……折冲都尉掌领属备宿卫，师役则总戎具、资粮、点习，以三百人为团，一校尉领之。捉铺持更者，晨夜有行人必问，不应则弹弓而向之，

复不应则旁射,又不应则射之。昼以排门人远望,暮夜以持更人远听。有众而器,则告主帅。左右果毅都尉,掌贰都尉。”^[28]仅仅凭果毅二字,我们无法确定董寄生的具体官阶,但是其大致的状况我们还是有所认识了。《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八十三《四夷十二·西戎四》亦载:“永徽中,频遣使告为大食所攻,兼征赋税。显庆三年,高宗遣果毅董寄生列其所居城为康居都督府,仍以其王拂呼曼为都督。”^[29]《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八十三《四夷十二·西戎四》载:“显庆三年,遣果毅董寄生列其所治为佉沙州,以其王昭武失阿曷为刺史。”^[30]

很显然,经过显庆二年苏定方率领的伊丽道行军,显庆三年,康国为代表的昭武九姓粟特人诸国率先对唐王朝伸出了橄榄枝,表示归附唐王朝,于是高宗派遣果毅董寄生去宣布置州府的消息,并考察其风俗民情,史书在言及昭武九姓诸国时为何多言康国?康国在昭武九姓诸国中又有着怎样地地位呢?《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然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名为强国,而西域诸国多归之。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31]《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下》:“康者,一曰萨末鞬,亦曰飒秣建,元魏所谓悉斤者。……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32]可见康国是昭武九姓诸国之首领,故史书言康国以代表昭武九姓诸国。

四

随着西突厥的溃败,唐王朝进军西域,大食的势力扩张也逐渐到达了此地区,大食军队大破波斯之后,严重威胁吐火罗诸国的安全,于是在多种原因共同作用之下,吐火罗诸国也纷纷请求内附,以求庇护于唐朝。《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

载:“龙朔元年(661),以陇州南由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凡州八十八,县百一十,军府百二十六。”^[33]《唐会要》卷七十三《安西都护府》:“龙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罗立碑,以记圣德,诏从之。”^[34]吐火罗诸国、诸部落附入唐朝版图,这其实也应该应该归功于唐朝的羁縻州府制度,其实羁縻州府对于这些内附的诸国、诸部落来说,得到的远比失去的多,他们原先是附属于西突厥,现在只是改为内附于唐王朝,只是换了一个依附的对象而已,并且内附对于他们加强与中原地区的商贸交流是有好处的。

除了上文二则记载龙朔元年王名远出使吐火罗诸国的资料外,《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传》亦载:“卑路斯龙朔元年奏言频被大食侵扰,请兵救援。诏遣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充使西域,分置州县,因列其地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为都督。”^[35]《唐会要》卷一百《波斯国》又载:

“龙朔元年,其国王毕路斯奏频被大食侵扰,请兵救援之。诏遣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使西域,分置州县,因列其地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授毕路斯为都督。”^[36]以上三则材料里都记载到王名远龙朔元年出使吐火罗之前是陇州南由县令。《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一》:“陇州上。隋扶风郡之汧源县。义宁二年,置陇东郡,领县五。武德元年,改为陇州,以南由县属含州。四年,废含州,复以南由来属。天宝元年,改为汧阳郡。乾元元年,复为陇州。旧领县五,户四千五百七十一,口一万八千六百三。天宝,户二万四千六百五十二,口十万一百四十八。在京师西四百九十六里,去东都一千三百二十五里。”“南由。隋县。武德元年,置含州于此,领南由一县。四年,废含州,以县属陇州。”^[37]陇州南由县距离京城并不近,但是为何此南由县令王名远会被选中为出使西域的使者?

《唐会要》卷九十九《吐火罗国》载:“永徽元

年,献大鸟,高七尺,其色元,足如蛇,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铁,夷俗谓之鸵鸟。三年,其叶护那史乌涇波奉表告立,高宗遣置州县使王名远到其国,以所理阿缓大城为月氏都督府,仍分其小城为二十四州,以乌涇波为都督。五年,乌涇波遣子伊室达官弩来朝。龙朔元年,授乌涇波使持节月支等二十五州诸军事。”^[38]此“三年”可理解为永徽三年(652),更多的学者理解为显庆三年(658),且将之作为王名远第一次出使吐火罗的时间,那么龙朔元年(661)就成了王名远的第二次出使吐火罗。如果王名远果真的曾两次出使吐火罗,那么其第一次或许就是高宗显庆三年所派遣的使者之一,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他对于吐火罗的巡抚应该是不成功的,不然为何到龙朔元年还要在派遣他出使吐火罗道,分置州县呢?《唐会要》卷九十九《吐火罗国》载:“龙朔元年,授乌涇波使持节月支等二十五州诸军事月支都督。”^[39]龙朔元年乌涇波的确再次获得过唐王朝的册封,或许就是王名远再次奉命出使吐火罗的结果吧!

早在显庆三年,唐高宗派遣使者巡抚康国及吐火罗诸国之后,就已经将巡抚所见所闻集成六十卷之《西域图志》。《西域图志》所记载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唐王朝击败西突厥之后新近设置的诸州府,其次才是昭武九姓诸国,也就是董寄生主要巡访的地区。等到龙朔元年,吐火罗道设置州县,才有了王名远的巡抚以及王名远《西域图记》对吐火罗山川地理、风俗民情的详细考察。如果显庆三年所撰《西域图志》对吐火罗的记载已经很详细了,为何龙朔元年王名远又撰《西域图记》呢?

再者就是如果显庆三年所遣使者已经对吐火罗诸国进行了巡抚,为何迟到龙朔元年王名远巡抚时又分置州县呢?也就是说,显庆三年至龙朔元年之间的这段时间,吐火罗诸国对于唐王朝的内附是摇摆的,这也就是《西域图志》对于吐火罗诸国记载薄弱的原因。

五

吐火罗诸国面临大食的扩展,必然为大食所挟制,或许其国内对于归附大唐是有不同意见的,但大唐王朝最终于龙朔元年在吐火罗设置州县,吐火罗最终归入大唐帝国版图。对于吐火罗之所以归附大唐,其原因必是唐王朝开放兼容的政策,使得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得到维系而不是破坏,这应该是西域诸国选择归附唐王朝的重要原因。西域诸国包括吐火罗在内在归附唐王朝之后,已成为帝国之成员,大唐皇帝之百姓,他们自然要奔波在去京城长安及中原的路上,或为朝贡,或为求仕,或为经商,或为求学,或为传教,他们之往长安,犹如闽粤、巴蜀、南诏、渤海之人入长安,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帝国的一部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留下并定居下来,如繁星点缀在中华大地之上,但是他们的宗教信仰、风俗文化却保留了下来,这也正是中原、河西诸地多有粟特、波斯人聚落、墓葬的原因。西域诸国、诸部落处在中西交通的中心,他们的流动,就把中原的丝绸、瓷器、文化传播到西方,把西方的艺术、宗教带来内地,中西文明得以交融,一个繁花似锦、灿烂多彩、百花齐放的时代也伴之而生。

【参考文献】

- [1] [3] [4] [5] [31] 魏征.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2] [6] [7] [8] [10] [11] [12] [13] [14] [21] [35] [37]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9] [25] 王钦若等编纂, 周勋初等校订. 册府元龟[M].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 2006.
- [15] [16] 薛宗正. 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 [17] [23] [24] [26] [27] [34] [36] [38] [39] 王溥. 唐会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 [18] [19] [22] [28] [32] [33] 欧阳修.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20] 郑樵撰, 王树民点校. 通志二十略[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29] [30] 乐史撰, 王文楚等点校. 太平寰宇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责任编辑 邹一清)